



新浪热力推荐

期货爱情

千里烟◎著

超人气百万点击网文 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
新浪原创大赛冠军得主千里烟继《爱情土豆》后的又一力作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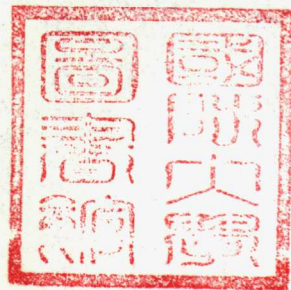
 **sina** 新浪热力推荐



国防大学 2 095 8478 8

期货爱情

千里烟◎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期货爱情 / 千里烟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200-05970-6

I. 期… II. 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466 号

期货爱情

QIHUO AIQING

千里烟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000 20 开本 9.6 印张 171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200-05970-6

I · 899 定价: 18.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第一章

(1)

当整个城市蜷缩在黑暗中时，小米的灯光又撕开了夜幕。她是个夜的精灵，喜欢在黑夜熟睡之后再入睡。浓雾纠缠撕扯着紧裹暖意的冬夜，她的窗犹如一道结痂后刚剥落的疤，泛着新鲜的肉色。寒风一次次怂恿着慵懒的树影轻抚着她孤单的身影。

穿着淡蓝睡袍的小米坐在那把淡蓝的转椅上。电脑旁边有一个瓷杯，瓷杯里是醇香而略带焦糊味儿的奶茶。瓷杯上印有一个英文单词 *valentine*，“情人”的意思。小米觉得这九个卡通字母很温馨——喝茶，就是与杯子接吻；而喝奶茶，就是与杯子甜蜜接吻。这无疑是“杯子——情人”创意的最好诠释。

黑夜给了她黑色的眼睛，她用它窥探爱情。喜欢黑夜、喜欢蓝色的小米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她的书房古色古香，而她的眼睛却没有留下一丝岁月的痕迹，亮晶晶的，闪烁着童贞的光华。她的嘴角微微上翘，就像一片玫瑰花瓣，每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当然，那也是她最动人的时候。

她的网名叫“绝色美女”。

(2)

2月25日，星期三。

龙青正要从实验室出来时，脸略微有些苍白。他的几个研究生跟在身后，整整三个小时的实验使他有点儿疲惫不堪。王小盼做完了实验室走廊里的清洁，把那个老掉牙的拖把小心地放在窗台上，以免滑落。那拖把早该换了，它揉皱了的皮肤就像在风雨中行走了五十年的女人的裙裾。帅哥高飞有着一张差不多和白大褂一样白的脸，虽然是个阳光男孩，但脸上却缺少阳光的照射。他伸了个幅度很大的懒腰，留下一声令人想入非非的呻吟。江小擎已走到龙青的前面，腋下夹着一本《读者》，马尾一摆一摆的，和她腰肢扭动的方向刚好相反。她回眸一笑，甜甜地说了声：龙老师，拜——

龙青抬起手腕儿，一看表，时针与分针正在约会，它们在围城中的拥抱恰好被他捉到——中午 12 点。在龙青看来，钟表的婚姻价值观无疑是人类的表率：它们同心或疾驰或缓行，各有各的速度与目标，但始终在婚姻的围城里固守着自己的一份职责，当然，也不忘时不时来一个浪漫的拥抱，真顺应了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龙青轻嘘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胃部的阵阵痉挛。正准备锁门回家，瞟了一眼台历，上面写着：天津一日游。龙青这才想起老婆刘念今天不在家。

龙青的儿子龙淼今年 10 岁，读小学四年级，中午在学校吃饭。龙淼曾说，他一走进那个学生食堂就头晕，里面好像总有一股来苏水的味道。龙青说，那是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是感觉迁移，要多吃点。看来现在唯一没有着落的就是龙青自己了。他拖过椅子坐下，拉开抽屉，里面有点乱。他拿出香烟，黄鹤楼，一般他只抽这个牌子的。或许这与他骨子里的恋乡情结有关。龙青靠在椅子上，点燃了烟，微闭着眼，想像着自己被巨大的烟圈包围，并沉浸在黄鹤楼的烟雾中。

龙青来自武汉。曾有人说，武汉因为处于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所以是座最没有个性的城市，特别是武汉的女人，嗓门大得惊人，美其名曰是豪放，直言不讳是粗野。可在闭着眼陷入遐想的龙青看来，武汉自有它独特的魅力。

(3)

五年前，龙青从武汉来到了北京。

在常人看来，龙青处于幸福的最佳状态：在首都一所著名大学里工作，是一个公认的知识渊博的理学博士，有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而且，他身高一米七八，虽说不上风度翩翩，潇洒倜傥，但仍然有种让人过目不忘的魅力。虽然他已经三十四岁，但任何一个看见过他的人都会认为他不会超过三十岁。有人说，龙青最有魅力的部位是眉宇之间的那股英俊之气，特别是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的眉尖之间有个“川”字。因为这个“川”字，他被罩上了一层智慧的光环。一走上讲台，学生很快被他吸引，常私下议论说他是系里专业课最棒的老师。在办公室，他的幽默常常博得同事们的开怀大笑。

总而言之，别人说龙青是幸福的。用他同事杜清远的话说：龙青，你有本子、房子、儿子、条子（指身高）、脉子（指长相）、票子。别人是五子登科，你可是六子啊！是的，龙青感谢生活对他如此厚爱，如此慷慨馈赠。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有个脑子，它常常脱离龙青的轨道，在苦苦追问：龙青，你幸福吗？龙青常常坐在办公桌前呆呆望着窗外的那株枝繁叶茂的桂树。每年，它都要开一次花。星星点点的黄所播撒的淡雅而又浓郁的香气一层层包裹着他。他总是在这种郁香中不能自持。在无人的时候，他竟然会流下眼泪。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他的父母虽然多病，但他们都还健在，他们平静安详地生活在他的家乡。

所以，龙青问自己：我幸福吗？

他心里有个声音用一种很强硬的语气回答说：不，我不幸福。

(4)

中午12点半了，龙青感觉胃又在轻微的收缩，可他的大脑却不想离开座位。龙青打开了电脑，每天中午，在办公室的时候，他都要到武汉一家亲

聊天室去逛一逛。他喜欢把名字挂在那里看聊。屏幕上经常出现武汉方言，他每每看到热情似火的武汉老乡嬉笑怒骂，顿觉趣味横生。

龙青的网名叫“白痴”。

他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喜欢白痴的那种原生状态。白痴的头脑未被开发，他们只有最自然的本能反应，比如疼痛，而他们没有痛苦。他们也会笑，但他们不知道幸福的滋味。白痴，龙青喜欢这么叫自己。

龙青在聊天室里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我的下半身、裸奔的快乐、聊斋、停车做爱枫林晚、找不到服务器、我呆我呆我呆呆等等，这些名字倾诉着某种欲望，暗示着某种动机。有些名字不能不让他佩服其构思之精巧，看来，聊天室还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突然，龙青在电脑的左下角看到一个名字：绝色美女。一看到这四个字，他就哑然失笑，是鼻孔里冲出两股气流然后带动双肩的那种笑姿。谁都知道网上无美女，因为美女是没有时间上网的。就像时下有这样的流行语：有本事的人累死，没本事的人饿死。人家美女有姿色，约会多得累死，哪里还有工夫挂在网上？当然，龙青潜意识里还是希望她是个美女，如果白痴与绝色美女说上几句话那可真是切合了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俗语了，一定很有趣。所以，从来只看不聊的龙青竟破天荒地开始了与这位绝色美女的处女聊。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处女聊献给了这位绝色美女。

你好呀，龙青说。屏幕上这三个字孤零零地放了好半天，没有回音。

龙青有点儿不甘心，他不想初涉聊坛就遭到这种冷遇。于是，龙青又对她说：

我知道你现在很忙。

说完后，龙青就打开军事论坛看时代的风云变幻。他没指望她理睬，即使理，他也决心不与她深聊下去了。本来，她的名字就体现了她的浅薄。或许，她确实确实是绝色美女，她的这个名字体现了她的自信，但一个人的美丽并不是靠自我吹捧去标榜的。很明显，她懂得男人的心理，她知道男人需要的是什么，她用这四个字撩拨那些本来就蠢蠢欲动的男人。她的这种挑

逗，表现出她风骚的本性。当然，龙青明白自己也有点儿蠢蠢欲动了。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她根本不是什么绝色美女，或者说她的长相一般，甚至是个丑女，她取这个名字只是她渴望变成绝色美女，在这四个字的背后或许写着，是一种深深的自卑。

十几分钟后，龙青退出论坛。他看到屏幕上有绝色美女的发言，只有两个字：西西。

龙青坐在那里愣了半天，刚开始的时候，他怀疑她把字打错了：把西瓜打成了西西。可只有几秒钟，他就否定了自己。她也没必要说西瓜的什么事。龙青把“西西”这两个字放在口里咀嚼了几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敢肯定“西西”是绝色美女的笑声。

在聊天室的大屏上，龙青看到过别人的笑声。典型的笑是“呵呵”，有点牙疼或吃东西被烫着的情状；还有一种典型的男人豪爽状的笑：“哈哈”，不过，他不是很喜欢。龙青感觉这种笑有一股强大的气流从口腔冲出，声音有爆裂感，不能体现出一个成熟睿智男人的绅士风度与人格魅力。

无疑，龙青被“西西”这两个字迷住了。

龙青想像着这两个字背后的绝色美女：一个活泼可爱的女人，有一口洁白的细小的糯米牙，脸很白嫩，脸上甚至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而且，她是很调皮的，在生活中喜欢时不时来点儿恶作剧。

龙青忙敲下一行字：你是笑我的名字吗？他点击发言，想让她尽快看到这行字。然而，屏幕上却飞来四个字：查无此人。

绝色美女溜了。

不知怎的，龙青心里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就好像刚刚换上了打高尔夫球的行头，走上绿莹莹的草地却突然来了一场暴雨一样。

(5)

外面有人敲门，龙青慵懒地靠着，仍然看着电脑屏幕，头也没回地说：请进。

竟是江小擎。她手里拿着盒饭，飞快地放到龙青桌上，说：吃吧！快凉了！

江小擎的脸离龙青很近，龙青甚至嗅到了她头发上淡淡的柠檬洗发水味。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小丫头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不知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打量她，他很为难。因为只要龙青用眼光扫视她的时候，她的视线就要固执地与他纠缠在一起，火辣辣的，就像一根燃着的导火索。最后总是龙青先收回视线，败下阵来。做实验时，她的胳膊总要碰着龙青，常使龙青的思维受到干扰。

吃吧，龙老师！她的鼻尖沁出细细的汗珠。

龙青感觉自己的面颊有点儿泛红，同时，也有些感动，他说：江小擎，你怎么知道我还没回去？不敢当啊，老师怎么能剥削学生的劳动？

哦，你台历上不是写着吗？我知道你有时特懒！江小擎说这话的时候，那种神态有点儿令龙青心动。但龙青不敢深想下去。江小擎是个敏感多情的姑娘，善良而美丽。可龙青在心里认为，他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一个学生对自己老师的爱戴与尊重，仅此而已。龙青更愿意把她当作一个小妹妹，他不可能与他的女学生发生什么，不可能。虽然潜意识里有时产生某种冲动，但只能潜藏着。因为，所谓的师生恋，在他眼中，总有一种诱骗之嫌。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对于她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老师在心底总是有一些敬仰和倾慕的；但做老师的，就万不可把学生这种感情转化为一种恋情。传道只能是传道，而不能转化为传情。近水楼台只占天时地利而非人和。才子佳人的师生恋虽有可能成为千古佳话，但似乎并不光明正大。

龙青打开了饭盒。

江小擎好像对龙青的口味了如指掌，她为龙青买的都是巨辣的菜。菜里的红辣椒映在白米饭上，冲击着他的视觉。龙青的舌头有点儿麻，但吃得畅快极了。他把菜夹进嘴里，就沉浸在家乡的旧事中：春节回老家时，母亲多半时间是坐在厨房灶门边烧火，往灶里不时添加几根桔梗或粗树枝。在炒菜之前，她总是从碗柜边的黑坛子里舀出半碗腌好的红辣椒，放在灶台上。她

挨灶边很近，灶里的火光映在她苍老的脸上。蒸炸熘炒爆……每一碗菜都让自己垂涎欲滴……炊烟袅袅的时候，儿子龙森则与村里的伙伴在田野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龙青听江小擎说：好吃吧？龙老师，我考你一个问题。

好吃，好吃！你吃了没有？饭钱拿去啊，别忘了！龙青从兜里掏出十块钱。

算了，就算我请您吧！考您一个问题好不好啊？江小擎问。

好啊，你说，看是啥问题。

嗯，你说说看，美国人吃饭用什么，日本人吃饭用什么，中国人吃饭用什么？

龙青张着嘴，还真的被考住了，他说：是人吃饭，就要用嘴！

江小擎说：你动动脑子呀！我知道吃饭当然要用嘴！

龙青说：那你还问我干啥？

江小擎笑着说：还是听我说吧！美国人吃饭用脑袋，日本人吃饭靠眼睛，中国人吃饭靠嘴巴。

龙青说：看来还是我们中国人聪明！瞧那日本人和美国人！

哈哈！又错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人吃东西讲究的是营养，所以他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日本人吃东西讲究的是漂亮，所以很在意眼睛的感觉；而中国人只是过了过嘴瘾，乱吃一气。

崇洋媚外！整天满嘴怪话。不过呢，虽然有点儿片面，还是有点儿道理。那你呢，是什么人？

江小擎笑了笑，说：我？我什么人都不是，我不吃饭！我是神！我在减肥！

龙青一听，差点儿喷饭：减肥？你还减肥？再减成麻秆了！

江小擎脸一红，说：怎么，龙老师不喜欢瘦啊？那我还是不减了！您不知道啊？现在我们那栋楼里的女生都吃黄瓜西红柿，有人准备在学校门口开一黄宏（红）专卖店呢！

龙青学着崔永元说：说着说着，小品都出来了。江小擎就是喜欢龙青这种自然状态的幽默，她看着龙青，眼有点儿走神。龙青说：还是自然一点好，整天不吃饭，别减出一身病来！女人还是丰满的好！这最后一句在跑出口腔之前被龙青连同一片辣椒吞进了肚子里。

江小擎回过神来，说：您那是什么观点呀！《简爱》减爱，减了肥才有爱。女孩长得像头小猪，谁要啊？您说是不是？再问您一个问题！

龙青第一次感觉吃饭竟是这么匆忙，只得抬起头来，说：你说你说。

世界上最享受的事是什么？

龙青想，世界上最享受的事太多了，在网上轻松地地下棋是一种享受，吃合自己口味的食品是一种享受，但要说一个“最”字，他还真的说不出来。潜意识里他想说做爱，但觉得说这不合适。看来，还真的不够格当江小擎的老师，也不知她在哪里看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弄得他哑口无言。

您又不知道？唉！江小擎做了个夸张的面部表情，说：地球人都知道啊！这世上最享受的事就是：住英国房子，用中国厨师，娶日本女人，拿美国工资。

唉，这一顿饭吃的。龙青抬头看了看江小擎，见她的嘴角微微上翘，笑眯眯地看着他。龙青的眼睛忙躲开了。饭吃完后，他去了一趟洗手间，回办公室时没有发现江小擎。她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买饭的钱还放在桌上。

肚子问题解决了，龙青越发没有回去的理由了。

(6)

龙青的名字——白痴仍然挂在聊天室里。

说不清为什么，他想找到一个人。这种感觉就像他做的过滤实验，因为某种物质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所以，龙青想把那个实验重做一遍，把它给抓回来。

龙青拖动左边的名单，没有那位绝色美女。他的心里竟有点儿淡淡的失落，想：我还是回去，回到我书房里去躺一会儿。

正准备退出，龙青发现一个人在对他说话，她的名字叫教书匠。她说：西西。

第一次从绝色美女那儿听到西西的笑声，龙青是充满好奇和好感的。因为这种笑只与那些活泼机灵、调皮可爱的人相配。而眼前这位教书匠，龙青能想像得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头齐整的老式短发，老气横秋。她竟也像绝色美女那样笑，龙青简直无法容忍，真是装嫩！再说，他了解他的那些女教书匠女教授们，打麻将绝不带彩，出门旅游背儿子或孙子淘汰的书包，丢在人群里谁都认不出的那一类人。目前，他还没有在网上与女教书匠们打交道的愿望。

所以，龙青没打算理她。

他把鼠标指向离开，正准备点击，却看到那个教书匠说：我是绝色美女。

龙青感觉握着鼠标的右手特别是食指颤抖了一下，心里一阵痉挛，仿佛电击一般，大脑皮层竟莫名地兴奋起来。他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还有一种预感：他与这位绝色美女，与这位教书匠，一定会有故事发生。生活是平淡的，特别是龙青的生活。他渴望能有一场突如其来的艳遇，最好是能将他击倒的那种。

龙青呷了一口茶，轻轻嘘了口气。

现在，他什么事都不想做，哪儿也不想去了。他只想与她好好聊聊。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叫绝色美女吗？

没想到她这么反问一句。

这正是龙青所想知道的，他窃喜，忙说：那是为什么呢？

我这个名字是试金石，我想看看这里哪些人是色狼。她说，你知道吗？只要我用这个名字，我的屏幕就爆满。

出乎意料。龙青的脸有点儿微微发红。老实说，他希望与他聊天的不仅是位绝色美女，而且最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他发现绝色美女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进攻意识，这使他不好意思问她真的是否绝色。因为是他先找她搭

期货爱情

讪的，这就证明了他也是一条色狼。在那一刻，龙青的脸泛起一抹潮红，有点儿无地自容。

他想，眼前这位绝色美女即使不美，至少也是一位有个性的智慧女人。

被人簇拥的感觉怎么样？龙青的心头对她刚才的不理还有点儿醋意，问她。

哦，我没理，一个都没理。我挂着，我在写字。

写什么字？龙青有点儿不明白。

一篇小说，出版社要我在修改。她的话轻描淡写，她把文学创作仅仅说成写字。她不是一个张扬的女人。

这里色狼很多哟！她说。

哦……那我……我？龙青嗫嚅着。

你不算的，我看得出来！她说，西西，你是白痴嘛！

有人说，中世纪发现了人的精神，文艺复兴则发现了人的肉体。所以，人们一定不能忘了“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个微笑，不只是代表了人类艺术的瑰宝，也象征了人类重回“贪爱”的一个微笑。这世上的有些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有时，你可以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或者细节所打动。龙青相信，他被绝色美女所打动的，就是她那“西西”两个字所代表的一种无邪的天真的笑，在他看来，它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有魅力得多。

他知道，在美女面前，特别是在所谓的绝色美女面前，男人都会产生一种叫荷尔蒙的物质。在生活中，龙青思维敏捷，口若悬河，但在这位绝色美女面前，他的思维竟异常迟钝，头脑模糊，竟在那儿自言自语。

龙青说：有的动物，皮值钱；有的动物，肉值钱；有的动物，骨头值钱……天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个！真是个白痴！

有意思！你说说看！是些什么动物？她说，没想到绝色美女对此很有兴趣。

嗯……现在公布答案：狐狸的皮值钱；牛的肉值钱；人的骨头值钱。龙青感觉他的状态在慢慢恢复。

她好像在那边沉思，半天没有做声。

龙青很喜欢这种氛围。他感觉他与她彼此心灵之间有某种东西在流动。突然，他有一种很想倾诉的愿望，这种愿望已经消失很多年了。于是，他给她讲了一个小故事。

龙青说：美女，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其实也不是什么故事……

那是……绝色美女问。

只是我的一点感想……龙青说，想听吗？

好呀！听听白痴在想啥？

于是他就说：上周末，我去车公庄，从北京站进地铁，信步踱到地铁中段。那儿有个报亭。我就站在报亭背后，人很少。

嗯。绝色美女听得很认真。龙青继续说：这时候，一个女子，快速地闪过，躲藏在我左侧的巨大的支撑柱的阴影里。她的嘴角，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

明白了，这是在玩捉迷藏吧。我们多年以前也玩过这样的游戏，遥远而又亲切。绝色美女说。

嗯，对。他接着说：透过对面平滑的广告墙的反射，可以看出那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衣着简洁，发式清纯，难得还有这样一份稚子心情。

嗯。

一分钟过去了。没有人走过来。没有年轻的单身男人走过来，除了间或擦肩而过的一两对情侣。这是周末的下午，鸟儿和虫儿都伏在窝里。地铁显得不协调地空旷……

龙青怕绝色美女等得焦急，打出的句子都很短，好让她尽快看到。

嗯，还真白痴！看人家玩游戏。不过，我喜欢！她说。

龙青好像完全沉浸在那个故事中，他接着说：女孩子矜持的眉已经微微皱起来了。臭小子，你快些浮出水面呀！我开始不耐烦了。

西西，白痴，你真有意思！你是着哪门子急呀？

又一个难熬的三分钟。无人。他继续说。

期货爱情

唉！白痴，你真会卖关子！

女孩的眼，似乎有泪光在闪烁。在这短暂的一刻，她的心，是否经历了冬夏寒暑的极限交替？是否想起衡山派潇湘夜雨莫大先生恭维令狐冲的那句话：天下男子，十九薄幸？

终于，一个男人，不知从何处，獐头鼠目地蹿上来。女孩子主动走出，轻轻地挽起他的臂……

还有呢？绝色美女问。

又一班地铁惆怅地走了……

嗯，有点儿意思！白痴，我感觉你聊天好特别哦！就像在写文章一样。不过，我真的喜欢你的话，我也懂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还有……他有点儿怕她听的不耐烦。

说啊——绝色美女在催。

龙青说：那是个深秋的早晨，天气很冷，我走在北京宽阔的大街上，曾看见这样一幅场景。一对中年人，也许是朋友、夫妻、同事，也许是早上晨练的同伴，我在三环国展边碰见他们，他们并肩地走，哼着同一首歌曲，非常专注，彼此目光相对，很信任的目光。我看见他们的心灵在交融，真的很羡慕。那种感觉，刹那间击垮了我一直拥有的优越感。

龙青感觉他打字的速度变得很快。

嗯。白痴，我想把你说的话记下来，真好！

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专注纯净的眼神相对，略带着笑意。在那一瞬间，他们和谐宁静的眼神击倒了我。

哦，为什么？绝色美女说。

我是一个自信的人。可在那个时候，我却很自卑。这些年，我自认为事业有成，可我却从没有那种幸福的瞬间。只有彼此的心灵沟通，才会有那种眼神。

嗯，白痴！在很多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绝色美女说。

很奇怪，是吗？仅仅是他们的眼神。从那种眼神，我才明白：这些年

第二章

(7)

龙青带上办公室门，骑上买的第五辆自行车，回家去。前面的四辆自行车他猜一定幸福地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某个角落，因为有人爱上了它，并悄悄娶走了。

龙青的家在东七区十八号楼三单元二楼，家就在校内，骑车需要十分钟。

那是一幢八十年代的建筑物，红砖映在绿树丛中，给人一种强烈的色彩对比。五年前龙青刚来到这所大学的时候，住在学校给的一间不大的平房里。后来，他现在房子的前主人周教授去德国定居，他才拥有了这个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

刘念还没有回来。

龙青走进卧室。不，准确地说，是刘念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床，柔软的席梦思，弧线形的后背，精致的小柱……那是五年前他们刚到北京时买的，花了近三千块。那时候，龙青对床很挑剔。他希望它宽大、柔软，睡在上面可以解除他白天或者黑夜工作的疲劳。还有，他渴望在这样的床上做爱，每天怀里拥着他爱的妻子，在这样的床上，他不愿意醒来。

可现在这张床，龙青已有两年多没有睡它了。他的床在书房里，是一张木板硬铺。